

传统评书《兴唐传》

鎖五龍

陈荫荣 讲述
戴宏森 整理



鎖匙

卷之四

传统评书《兴唐传》之十

锁 五 龙

陈荫荣 讲述

戴宏森 整理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锁 五 龙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227·042

定价 0.48 元

出版说明

“锁五龙”是北京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讲述的传统评书《兴唐传》的第十部（最后一部）。这部书主要讲述唐朝秦王李世民与秦琼、徐茂功、程咬金、尉迟恭等人率领大军先后转战洛阳、襄阳，战败诸家反王，奠定统一大业的故事。因为封建时代常以“龙”喻“王”，所以民间艺人把这套故事称为“锁五龙”，这里仍沿用了这个习惯名称。在这部书中，包括了单雄信之死，大闹御果园，李密、王伯当投密涧亡身，罗成叫关等许多著名的故事。陈荫荣在讲述这些故事时，经过增删加工，与其它传统评书和戏曲相比，很有自己的特点。在整理本中，进一步剔除了书中封建伦理观念和宿命思想的痕迹，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锁五龙”的故事虽然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它运用评书的技巧，集中塑造了政治家、军事家李世民的典型性格，成功地表现了他在统一战争和对朝廷内部以李建成、李元吉为代表的腐朽势力的斗争中的领袖作用。描写瓦岗军西魏王李密，贾家楼英雄单雄信、王伯当的悲剧结局，也都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唐王朝李氏封建统治集团统一中国，必须解决同封建割据势力的矛盾，同各地农民起义队伍的矛盾，虽有镇压农民

起义的一面，但总的看，这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兴唐传》讲述的并非真正的史实，书中除了瓦岗军、南阳朱灿的义军被直接说成农民军外，其他义军则被说成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反隋队伍，其首领包括著名的河北农民军领袖窦建德在内大都被说成为反对杨广而起义的隋朝旧官吏、将领（他们的起义自然都得到农民群众不同程度的支持）。在隋朝覆亡后，这些反王们都变成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头目。讲述瓦岗军由于李密失政而从内部瓦解，南阳军由于朱灿残暴而失掉民心，这可以说是真实历史的一种曲折反映。在整理工作中，对于诸反王所以失败的内外原因尽可能予以揭示，这样，由唐王朝完成统一，就不是偶然的了。

目 次

第 一 回	王世充请五王助阵 尉迟恭擒二女归营	1
第 二 回	追敬德伍登遇恩师 见秦琼马童杀少主	12
第 三 回	秦元帅悞中迷魂帕 谢道长巧使诸葛弩	25
第 四 回	盖雄落难香炉罩顶 罗成布疑虚营诱敌	40
第 五 回	入圈套五反王遭戮 落陷阱单雄信被擒	51
第 六 回	李世民赔情偿父过 单雄信饮恨为兄仇	65
第 七 回	元帅府肖妃招祸殃 御果园敬德演故事	77
第 八 回	太极殿李渊封功臣 新野县敬德擒虎将	92
第 九 回	让新野樊总兵送信 战襄阳两先锋逞强	106
第 十 回	云龙僧现身说军机 秦叔宝班师赴国难	121

第十一回	李和臣命丧檄密涧 程咬金私访董家庄	137
第十二回	挟嫌报复二王使计 受诬负气罗成叫关	152
第十三回	罗元帅周西坡捐躯 李世民山河带加身	168

第 一 回

王世充请五王助阵 尉迟恭擒二女归营

以战去战缚群龙，大唐秦王执长缨，
后人编成《兴唐传》，忠奸贤愚细品评。

几句俗词念过，接下去说评书《兴唐传》的第十部，也就是最后一部。第九部“抢三关”最后说到大唐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军伐洛阳，洛阳王王世充知道洛阳兵微将寡，跟他的老师张金钵、师弟段达核计，请来五家反王助阵，这才引出了“锁五龙”的故事。这部“锁五龙”主要讲秦王李世民与秦琼、徐茂功、程咬金、尉迟恭等人率领大军转战洛阳、襄阳，战败了诸家反王，使万里河山尽归一统。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王朝二百八十多年的基业，从此开创。天下兴亡，英雄成败，请听我细细评说。

书接前文。洛阳王王世充派出师弟段达携带聘礼，奔走四方，联络诸家反王。不久，便有辖地离洛阳比较近的五家反王接受了聘礼，答应援助洛阳王。他们是夏明王窦建德、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南阳王朱灿、相州白御王高谈圣、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五家反王虽说答应出兵，但各怀各的心思。窦建德在河北扩充了很大地盘，想要借出兵洛阳，入主

中原，与唐朝一决雌雄。因为扬州会后他在紫槿山挨了外甥李世民的打，还想找机会教训教训外甥。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仗着兵多地广，当初就不曾接受唐朝招降的文书，并且派兵抢掠中原，这次应聘出兵，是想打败李世民，一举攻入潼关。剩下三家是比较小的反王，朱灿是打柴汉出身，过去搭救忠良，反抗压迫，做了许多好事，自打当了南阳王，慢慢骄傲起来，任用贪官，虐待部下，闹得军民离心。他进兵洛阳是想重振军威，捞点好处。高谈圣、孟海公原本都是隋朝官吏，一贯贪污成性，他们造反只是为了报家仇，而不是为解民倒悬。这次来洛阳，他俩想大捞一把。就这么五家反王各自统领几万人马，前前后后来到了洛阳。每到一位，洛阳王王世充都要出城亲迎，排筵接风，不必细表。

再表唐营之内，因为唐天子李渊有旨，要恩收误入歧途，当了洛阳驸马的瓦岗英雄单雄信，所以单雄信连夜马蹏唐营，秦王李世民都命将士们躲出营外，不许抵抗。也有一些当兵的，躲避不及，死于单雄信的狼牙槊下。这几日，不见单雄信来蹏营了，秦王这才带领众人回营驻扎。他吩咐将死难儿郎盛殓入棺，送回原籍安葬，饷银月月照发，从优抚恤家属。刚刚安定下来，突然接到了驻守河东太原的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告急文书，说实厥犯境，太原危急。秦王和秦琼等人一起商议，俱都犹豫不定：不出救兵吧，怕太原失守；出救兵吧，又怕王世充抻虚腿，打拉步。正在两难之时，圣旨到了。大家知道马三保、段志贤、殷开山、刘弘基四位开国公已经奉旨下河东，这才放下心来。这时洛阳城头不断增加旗号，流星探马探知，禀报秦琼。秦琼、徐茂功同着秦王一同观敌了阵，知道五家反王已经受聘发兵助守洛阳。书

中暗表，这五路反王中有四路是王驾亲征，只有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是派他儿子雷鄂玉来的。这个雷鄂玉二十来岁，血气方刚，手使一条镔铁盘龙棍，棍沉力猛，狂傲无比。到了洛阳，他向诸家反王撒下大话，说：“打仗我可不出马，多咱你们所有战将都打不过人家了，我才出阵迎敌，几下子就得把敌将打个人仰马翻！”大伙听他卖狂，自然有许多不服气的，好在这里战将甚多，也不需要他先出阵，就由着他的性吧！

五路反王人马到齐，歇兵十几日。洛阳王王世充把那几位反王请到府里，一起商议迎敌之事。他说：“既是诸位相助于我，一定跟唐朝干到底了。灭唐之后，咱们平分疆土，各理山河，所有帮办洛阳的人人有份。”大伙说：“好，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王世充又说：“前者我跟李世民约定，暂时休战。现在天气也凉爽了，诸位王驾也都到了，我想这一场大战也该打了。是不是撤去交界牌，向唐营下战表，咱们对敌宣战哪？”大伙都憋着劲打仗，异口同声地说：“咱们早打早胜，您就下战表吧！”跟着洛阳王命人撤去界牌，把战表送往唐营。

再说秦王李世民，这一日在营中突然又接到一封太原的战报，其中说到四家开国公领兵十万已经把突厥的人马赶出雁门关，收复了代州、朔州、云州、蔚州四州之地。虽然这一仗打胜了，可是损失也太大了。四州的丁壮、妇女、金帛、粮食、牲畜被突厥抢掠一空。李世民把这事跟秦琼、敬德、徐茂功、程咬金等人一说，大伙俱都愤恨难当。尤其是敬德，他家在朔州，不知在这场战乱中，妻子梅秀英和那没见过面的孩儿怎么样了？为这事，他可就动心了。又过了两天，敬德接到义父乔公山来信。乔公山说自己躲藏起来，逃

过凶险，可是你的家眷梅秀英和孩儿尉迟宝林撞上了敌寇，全让北国给掠走了。敬德看完信，哇哇大哭：“贤妻啊！……我儿啊！……”大伙听说敬德家里出了事，都来相劝：“敬德呀，人已经被掠走了，哭也没有用。咱们心里搁着这茬儿，早晚此仇必报。”敬德止住了悲声，咬牙说道：“我不打翻北国，救回妻儿，誓不为人！”这件事情刚刚搁下，紧跟着洛阳王的战表送到了唐营，说要在八月十五日与唐军决战。李世民跟众将佐商议之后，写了应战回文，派蓝旗官送给洛阳守城将官，同时命全军将士做好迎敌准备。

到了是日，城里响了三声号炮，洛阳北门大开，大队人马哗哗往出一贯，雁翅排开。五位反王个个披挂整齐，打马出城，分列左右，最后洛阳王王世充出来，立马中央。唐营那边，李世民由徐茂功、刘文静陪着，登上营门内的高台观敌了阵。三声号炮响过，从营门贯出一支人马，二龙出水，分开左右，拉成长蛇。王世充往敌阵观看，见当中一杆大纛迎风飘摆，上面写着“天下都招讨、枢理兵马大元帅”，当中斗大一个“秦”字。下面秦琼手持令旗勒马站定，两边战将数十员，个个盔明甲亮，威风凛凛，冲着南边拔脯亮相，好比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在乎。秦琼看对面的阵势，旗幡林立，绣带高扬，有几位反王他认得，那就是夏明王窦建德、相州白御王高谈圣、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灿；在湖广襄阳王旗号下边那一员小将，没有见过面。两旁也是战将数十员，金盔金甲，银盔银甲，蓝盔蓝甲，紫盔紫甲，黑盔黑甲，锃光耀眼，一划鲜明。这时候，洛阳王王世充命蓝旗官往各队传话，问哪一家反王率先撒马。相州白御王高谈圣回话，说他们愿立此头功。高谈圣手下有两员最能打的战将，

一个叫王魁，一个叫李茂。王魁讨令出战，高谈圣说：“王将军，这可是头一仗，必须打出个下马威！”王魁说了声“知道了”，鼓声隆隆，撒马当先。到了当场，他把嘴一撇：“唐朝众将，你们哪个来战？”唐将往对面观瞧，见此人身高九尺，悍壮魁梧，黑脸膛，凶眉恶目，额下短纲髯，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秦琼问：“哪位将军撒马？这一仗必得要打出咱们大唐国的威风！”话言未了，敬德讨令，此时敬德不象乍投唐时那么不懂军规，也知道未从出阵先讨令了。秦琼说：“兄弟，祝你一战成功。来呀，擂鼓！”鼓声响过，敬德马到当场。王魁一瞧，上来这员战将人高马大，跟一团黑旋风一般。敬德高声问道：“对面是哪一路的战将？报上名来！”王魁说：“我乃相州白御王麾下偏将，名唤王魁，你叫何名？”“哈哈，王魁呀，你要记住了，复姓尉迟，单字名恭，字表敬德，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某家的厉害！”王魁一听是抢三关、夺八寨的尉迟恭到了，心里有点二乎，这时也不能退后了，干脆抢个先手吧！他说了声：“尉迟恭，看枪！”一踹镫，马往前撞。啪！这枪奔敬德胸前扎来了。敬德并不立枪来挂，而是摔枪往他那枪上盖，叭！直震得他两腕发麻，枪沉了下来。敬德拧枪就刺。王魁要闪没闪开，噗！这一枪正刺在心口上，从前心扎进去，后心见尖。敬德后把一压，前把一提，噌！给死尸挑起来，走马绕了个弯，啪！冲南边甩了出去。高谈圣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赶紧命人收尸。李茂说道：“王爷莫要惊慌，待我撒马一战！”他大刀一摆，冲到阵前。敬德一瞧，又上来一将，金盔金甲，手执大刀，蜡黄一张脸，也是凶眉恶目，其势汹汹，就说：“来将通名！”李茂说：“相州白御王麾下偏将，我叫李茂，你是什么人？”“你要问哪，尉迟

恭敬德就是我！”李茂抢先手，大刀力劈华山，奔敬德头顶下来了。敬德两手执枪，翻眼瞧刀，瞧他不能抽刀换式了，用枪尖子从底下愣往刀盘上撞，当的一声，就把刀顶飞了。李茂手中刀往上飞，下边刀纂冲上来，把他两个手心都划开了口子，鲜血直流。敬德绕枪直奔他小肚子刺去。李茂躲闪不及，两脚往上蹬蹬，噌！身子悬了起来。敬德这一枪刺空了，李茂正好骑在枪杆上。敬德用力一撩，把李茂从自己头顶上往后扔了过去。李茂从半悬空中落下来，头顶着地，脖子窝了，说不出话来。敬德转过马来，捧枪就刺。噗！这一枪正刺在李茂面门之上，将他刺死。秦王和唐朝将官一看敬德连杀二将，无不喝采。儿郎们齐擂得胜鼓，为他助威。

这时候，高谈圣的儿子赛叔宝高魁见敌将杀了王魁、李茂，急红了眼，说：“爹爹，让那黑小子尝尝我这对铜的厉害！”高谈圣说：“儿呀，你慢着！”一声没喊住，高魁撒马出去了。敬德见对面又上来一个，金盔金甲，白脸膛，三绺墨髯，胯下白马，手舞双铜。高魁扣镫站住，问道：“黑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敬德说：“我就是尉迟恭，你也报上名来！”“我乃相州白御王殿下高魁，绰号人称赛叔宝。”“你先等等，你叫赛什么？”“我叫赛叔宝。”“你赛哪个叔宝？”“我就赛你家元帅秦琼秦叔宝，这绰号还是你家元帅亲口应许的。”其实，他说这话并不假，当初高谈圣在靠山王杨林帐下做中军官，秦琼闹登州被捉，暂时栖身杨林帐下，曾经应许过高魁叫这个绰号。敬德说：“赛叔宝，你也配！我秦二哥是天下闻名的仁义君子，你不过是个无能鼠辈，快快撒马见仗！”高魁使的是短家伙，碰上长家伙，按说不应该先动手，可是他瞧敬德长得那么瘠人，怕动手晚了吃亏，说了声“看铜”，拱裆

催马，双铜冲敬德头顶砸了下来。敬德往上提枪，提到两只铜当中，叭叭！一打二拨，不但给双铜分开了，还把左边的铜打飞了。跟着一转枪，直奔高魁的前胸，正在肚脐眼上，噗！扎了进去。他把死尸挑起，柔！扔出去老远。唐朝兵将又是一阵欢呼：“尉迟将军打得好哇！连挑三将啊！”相州白御王的部下一看敬德沾死碰亡，个个吓得目瞪口呆。高谈圣一看独生儿子被挑死了，急得背过气去，呱呱跌下马来。大伙连掀带窝，好容易把他唤醒。他不住地放声痛哭：“儿啊！……”洛阳王王世充一看连丧三将，出师不利，再往下打也没什么意思了。就说：“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战，快快鸣金收兵！”噹噹噹噹一阵锣响，洛阳王和五路反王的人马撤进城内。

唐军大获全胜，秦琼下令擂响得胜鼓，收兵回营。秦王和众将回到中军帐内，都向敬德祝贺。秦琼说：“来呀，把功劳簿取过来，让徐先生给敬德上功劳簿。”程咬金一听乐了：“哈哈，老黑哎，功劳簿上头一笔，太好啦！”敬德说：“四哥呀，你生气怎么着？”“我生这个气干吗呀！我这斧子敢说没人敢惹，我要一出阵，就没你的份儿啦！你忘了在太原我把宋金刚的马给抹了？”“哎哟！对呀！我想起这个茬儿啦！”“这么着，明儿这一仗，你能打则打，不能打瞧四哥我露个脸。”“好嘞！”唐营里一片欢笑，大家为敬德摆筵庆功不提。

第二天早饭用过，双方响炮擂鼓，又都将大队亮开。洛阳王王世充命蓝旗官去问哪一家反王撒马见仗？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回话，说他帐下有出色战将，定能战败尉迟恭。原来孟海公有两位应名的如夫人，一个叫黑素梅，一个叫白素花，人称黑白二氏。这姐妹俩都身怀绝技，武艺高强。洛阳王请

孟海公派将出阵，孟海公就让黑氏先撒马。黑氏说：“好嘞！来呀，给我擂鼓！”咚咚咚三通鼓响，黑氏马到当场。唐朝兵将注目观看，见对面出来的是一员女将，虽说是女子，可很有男子气概。她身高不满八尺，体格矫健，黑紫脸膛，两眼闪亮，鼻直口阔，耳坠金环，别瞧她黑，黑得那么妩媚。头戴绣绒盔，双插雉尾，身披掩心甲，胸前孤裘搭甩，胯下一匹胭脂马，掌中一口绣绒刀。背后有人打着一杆三角旗子，黑旗红边，白月光里斗大一个“黑”字。她点手叫战，单要尉迟敬德出马。敬德闻听，就向元帅讨令。秦琼说：“你出去迎战这员女将，必须格外小心，最好是将她生擒活捉，以便探问敌营内情。”敬德说：“晓得了。”他一拱裆，马就贯出去了。

马到当场，二将碰面。敬德细细端详，心说我黑你也黑，有黑男就有黑女，不由得就有点爱怜之意。他勒马站住，喊道：“对面什么人？难道说洛阳无人，怎么会把你一个小女子送上阵来！”黑氏说：“你问我呀，我在孟海公帐下，我叫黑素梅。你是不是尉迟恭啊？”“不错，正是你家尉迟老爷。”“我说尉迟恭，你还别瞧不起女的，什么小小女子，难道你在家对你妻子也这样讲话吗？”尉迟恭是个糊涂人，不懂得她话里有话，这是有意试探他成家没有。他想起妻子被北国掠走，不觉一阵心酸：“哎，我已经没有妻室了！”黑氏心里话，你没有妻室了，那正好。她说：“尉迟将军，咱俩一交手，先假打数合，我把刀扔了，你设法把我走马活擒，因为我有意降唐，有话要对你家元帅诉说。你听我的，这里有你的好处。”敬德一听，心想这事透着新鲜，说：“那好，你就撒马吧！”黑氏说：“慢着！你不单要把我抓过去，紧跟着我妹妹出来，你也要把她抓过去。听明白没有？”敬德说：“那还不好

办，来吧！”黑氏举刀往下就砍。敬德合枪拔刀，黑氏故意把刀撒手了。敬德摇枪就刺，黑氏来了个铁板桥，在马鞍上往后一仰。敬德枪交左手，微裹里手镪，马抢上风头，右手一把抓住这女子胸前的祥甲缘，嗖！抓过马来。跟着拨马就走，返回本队。秦王李世民在高台上一看，说：“徐王兄，敬德走马活擒女将，真叫好啊！”徐茂功说：“不对，千岁，我看出来了，这里必有事。”再说敬德回到本队，把黑氏扔在就地，对秦琼说：“秦元帅，可别砍这女子的头，她是故意让我擒她，这里有事，您给我留着。我还得出去，还有一个呢！”旁边程咬金说：“老黑呀，这回我出去。”敬德说：“你呀，你算了吧！”说着一拱裆，哗楞楞，马走銮铃响，又出阵了。

曹州顺义王孟海公一瞧黑氏被擒，不禁惊叫一声：“哎呀，完了哇！”这时白氏就要撒马。孟海公喊：“白氏夫人，别撒马！”白氏说：“我还不撒马呀，我姐姐被擒啦！不要紧，我用飞刀伤他！”孟海公一想，是呀，我这白氏夫人有二十二把柳叶飞刀，百发百中，也就没再拦她。白氏催马来到阵前。敬德一瞧，这个女子银盔银甲，雉尾狐裘，面如敷粉，耳坠金环，五官相貌长得很美，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素纓枪。背后祥甲缘上煞着一个皮革囊，内插两排飞刀，红绿绸条在俩肩头上搭甩。两人碰面，敬德问道：“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白氏说：“我叫白素花，你已经擒了我姐姐；咱俩假打三合，你擒我吧！”“好，咱们就这么办。”白氏拱裆催马，摔杆一枪。敬德合枪一盖，当啷一声，白氏把枪撒了手，敬德摇枪刺去。白氏也使了个铁板桥。敬德仍然是枪交左手，右手抓住她胸前的祥甲缘，抓过马去。唐朝兵将齐声喝采。那边孟海公先是一惊，转念一想：不对呀！黑白二氏三招两式就被人擒